

小时候特别“淘”，母亲经常数落我是个草上飞，没有半点女孩儿样。下河摸鱼，上树逮蝉，样样不落。

那时候村里的小孩都是放养，我们经常满天遍野地疯玩。而到了春天，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放风筝。那年父亲专门从县城带回来一只硕大的花蝴蝶风筝，用薄绵纸和竹篾编制而成，竖起来足足有我个头那么高，五颜六色的图案真是漂亮极了，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它。

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，我拿着母亲早早准备好的风筝线，独自带着花蝴蝶风筝来到野外。地里的油菜齐刷刷地长得高大挺拔，眼前一片金黄，我以前从没放过风筝，一开始我在田埂上拽着风筝瞎跑，看见它飘起来了，小手就赶紧放线，但我的花蝴蝶似乎故意和我作对，仅升到半空，便一头栽进油菜地里。我无奈地叹口气，重新捡起，起飞、跌落，再起飞、再跌落，我有点不耐烦了，只好拉着风筝往回飞奔，但还是老样子，风筝飞不了多高就像喝醉酒一般，东摇西晃一头栽下来。我沮丧地坐在田埂上，脑子里突然想起父亲曾教我的一句诗：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”对啊！我要迎着风奔跑，这样才能助花蝴蝶飞上天。我在心里大声喊着口令：三、二、一。果然，春风真神奇，我的黑头发飘了起来，风筝也慢慢飞了起来，我缓缓放线，风筝欲落，我又快点收线，时放时收，手中的白线渐次消失，我的小心脏也越来越激动。湛蓝的天空中，我的花蝴蝶扶摇直上，似乎越过了村庄，又似乎超过了高翔的飞鸟。这时，紧绷的线在手里颤

从前的村庄没有瓦屋楼房，披着芦苇或麦秸的土墙围成方形的院子，里面盛放着木柴与腌菜的陶缸及生活零杂。

村庄几乎家家都养鸡、猪与数量不多的牛。悠扬的鸡鸣是村民每天晨起的信号。几家共用的牛是耕地的帮手。人们对牛的呵护胜似亲人。白天，把牛牵到水塘边沐浴；晚上，用艾草、青蒿焚烟驱蚊。寒冬，牛和人共居一室，彼此倾听着对方的呼吸，共度漫漫长夜。

村庄里的狗履行着看家护院的职能。受人的教化，它们并不凶恶。对陌生人的狂吠，往往声大雨小。倘不小心犯了错，主人会毫不客气地抽过一根藤条，狗立马躲进床底，一声不吭。狗有许多好听的名字，比如花喜、小白、黑子、黄马……

村庄也没有名贵的乔木，满地皆土树——桃梨杏枣、楝槐桑榆、柳构梧桐。它们跟村庄里的人一样，都实实在在。高大的白杨与结实的洋槐上垒着喜鹊窝。村庄来了客人，热情的喜鹊就会提前向主人“喳喳”地报喜。树筛下精细的阳光，毫不吝啬地赐给脚下的艾草、青蒿、苍耳、益母草。草用它的气味或利器驱赶靠近树的蛀虫、猪羊。木兄草弟情同手足，惺惺相惜。

各家门前或屋后都有菜园。菜园里种着葱蒜茼蒿、萝卜白菜、辣椒茄子、黄瓜豇豆。有的菜园中央站一株漂亮的鸡冠花或一丛美人蕉。菜园篱笆上缠绕着藤蔓，挂着

## 童年的花蝴蝶

雷小丽



鸟语花香 李昊天 摄

抖，我拼命地拽紧，生怕被风吹走。此刻，它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，当白棉线被放到尽头再抬头看空中的花蝴蝶时，发现它已然变成了小黑点，拽在手里的线也越来越有劲道。

哈哈，我的花蝴蝶终于飞起来了。遥望着似乎挂在天边的风筝，心花怒放，忘乎所以，浑然不知空中飞翔的是我还是风筝。突然，脚下踩空的我栽进了沟里，可此时哪管得上疼痛，我左手撑地爬起，右手拽紧了线板；此时我的心早已

跟着风筝飞到了天空，在碧空如洗的图画里，随风转舵，摇曳生姿。而我也像花蝴蝶一样闲庭信步看晚霞飞舞、看乡村诗画，看遍地油菜花。就这样我一直痴痴地仰望着天空，舍不得拽它下来，直到傍晚父亲喊我回家吃饭，才恋恋不舍地把它拽回地面。我不知用了多久才收好风筝线，绕好后，胳膊已酸得举不起来。回到家，姐姐看见我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，因为我的脸上身上头发上全都沾染上了油菜花粉，像是涂上了金黄色的颜料，看起来

像极了一只花蝴蝶，可我的心情却异常愉悦，那晚我睡得好香好甜。

就是那一根细细长长的线，一端，牵着云彩；一端，牵着我的童年。事隔多年，常常在梦中有这样的画面：油菜花海里，一个小女孩拽着花蝴蝶蹦蹦跳跳地跑过一个又一个田埂，穿过一片又一片花丛……如今，我们被时间推着长大，然后走出家门，在尘世中挣扎奋斗，终于长成儿时所期望的那样。如今再回故乡，也许是竹杖芒鞋，也许是鲜衣怒马，只是那颗热忱的童心，不知已飘往何方。

“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现在的儿童早早就被沉浸在各种补习中，“归来早”“放纸鸢”的时间被书山卷海吞没，我们似乎也习惯于把孩子的成绩打上爱的标签，让孩子成为“鸡娃”，让爱变得有条件有要求。双减政策下，补习班被大量叫停，但仍阻挡不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焦虑。其实，教育从来不是机械的“填鸭”和刷题，它的本质不仅仅是培养孩子的智力，也不能仅限于课堂，而是更应该在社会和大自然中释放孩子的天性。一个人如果童年都不快乐，长大后即使获得了成功，可能也会遗憾自己的童年，与其这样，不如做一个健康、快乐、勇敢、自由的“笨小孩”。毕竟童年只有一次，成长不会再来。

感谢父亲送我的花蝴蝶，它缤纷了我的七彩童年。每临春风，那一缕温情的线总能牵引出我孩提时的美好。又是一个阳光融融的周末，真想带上孩子，借他的童心，趁一场东风，放一只风筝！这才是春天美好的打开方式。

一个个鼓蓬蓬的稻苞虫，然后，倒进池塘里喂鱼。对付稻飞虱，就用塑料布裹一盏油灯放在田埂上。一夜间，灯笼里落一堆飞蛾。

稻田有水的地方，总是有鱼。鱼都不大，各种各样——泥鳅、黑鱼、鲢鱼、鲫鱼、麦穗鱼、鳊鱼、菩萨鱼、小虾。也有丑陋的虾鳖虫与吓人的小蚂蟥。

霜降来临，稻田变成了金色的海，天空变成了蓝色的海，金色的树木把村庄装点成一幅灿烂的油画。

入冬的村庄草木萧条，一片灰暗。一阵阵呼啸的北风过后，送来一场大雪，村庄彻底变了模样。大雪覆盖下的村庄静如处子、冰肌玉骨、超凡脱俗。村庄如同一个佛国，一个童话世界，一座世外桃源……

## 从前的村庄

石毅

南瓜、葫芦与彩色的茶豆角。菜园旁有猪舍。猪舍顶着一盆火焰草或凤仙花。火焰草是解毒止痛的良药。捣烂它的叶片敷在马蜂螫的疙瘩上，一夜就能消肿。

村庄的人们淳朴友善，乐得其所。清闲时刻，人们聚集在村庄的大槐树下听大鼓、坠琴。礼拜天，一群老人结伴去小镇的教堂做礼拜，听牧师讲经论道，接受精神上的洗礼。烦恼与忧郁闷怀顿释，平日的丝恩发怨冰消雪融。在村庄，谁家女儿出嫁、儿子成婚，忙不过来，左邻右舍都会搭把手；谁家添了新生命，孩子们端着花碗讨喜面；谁家盖新房，大伙提两瓶土酒一起去庆贺……

村头阳光最丰盛的地方是池塘，一池挨挨挤挤的荷叶，风一吹，香飘满村。晚饭后，拎个小木凳，或顶条苇席，地上一铺，伴着月色荷香，好不惬意。一口老井临池而居，四周石板青青。井壁上，碧绿的苔藓泛着青辉。炎炎盛夏，几口清凉的井水下肚，神清气爽；冬天，井口冒出乳白色的热气，暖如温泉。池塘岸边是开阔的打谷场。大大小小的麦垛无论阳光还是雨季，都心如止水，静若菩提。

村路是土路。孩子们都喜欢赤脚走路，任泥土的抚爱从脚到膝，直达灵魂。泥土是人的衣食父母，不仅能养人，更能疗伤，给人愉悦。割草不小心弄伤了肌肤，抓一把沙土揉成面，伤口上一敷，马上就能止血。夏天雨后，孩子们把泥土和成面团，在一起摔泥炮，飞溅的泥花碰撞出一阵阵欢声笑语。

村庄临河。河里，一丛从芦苇拥着一株株香蒲。河面铺着芡实叶、水葫芦与菱角秧。水蛇在水草间迈着“S”形舞步，甲鱼趴在水草上晒太阳，青蛙调皮地打着呼哨，蜻蜓用尾巴不停地点水，累了，就抓住草尖小憩。河边，牛羊们甩着尾巴低头吃草，清澈的河水一口一流进牧童干渴的心田。

河岸沙土地长着红薯、玉米、花生、高粱、黄豆、芝麻。红薯归仓是众作物压轴节目。那时，天空蓝得像清澈的湖水，大地上绽放着一朵朵圣洁的“白莲花”。

河堤之外是海一样的稻田。野豌豆作绿肥，禾苗敦实，谷穗饱满。漏网的稗草清新脱俗，出人头地。水稻一般很少生病，但会遭虫子，农家从不用农药解决问题。在凉爽的清晨，他们挎着粪箕，采摘

